

邵阳诗词概述(三)

张先军

1985年4月21日,邵阳市诗词协会的前身湖南省岳麓诗社邵阳分社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宣告成立,陈新究任名誉社长,马少侨任社长,鲁之洛、肖玉苍任副社长,邓锦心任秘书长。

马少侨(1920—2006),又名远兼,字政交,号啸樵,晚年又号晚晴楼主人,隆回县人。当代诗人和民族史学家、楚辞学专家,曾任湖南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邵阳市诗词协会会长。青年时期师从宗子威,加入莫江诗社,为南社湘集成员,诗作颇丰,有《马少侨诗文选集》名世。马少侨的诗歌,以晚唐诗派的讲求艺术与南社诗派的追求革命相结合,以文学的手法真实地再现历史场景和时代变迁。在提倡新诗写作、旧体诗词创作日渐衰微的背景下,马少侨、傅治同、刘宝田、杨子怡等人的诗词赋创作和李争光 的诗词评论对邵阳诗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连接作用。

傅治同,1936年生,籍贯湘乡,现居邵阳市。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邵阳学院魏源研究所名誉所长,湖南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邵阳市诗词协会原会长。曾任全国大专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会员,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其诗词教学和创

作对邵阳诗词贡献巨大,有《治同文存》3卷传世。傅治同与马少侨交谊甚厚,其诗词追求时代性、批判性,语言入古出新、活泼洒脱。

刘宝田,1940年生,邵阳县人。《百家诗词》副主编,《湖南诗词》编委,邵阳市诗词协会顾问。诗词联赋勒石铭铜于全国各地者已达44件,代表作有《邵阳赋》《城步赋》《宝庆古城墙赋》《北塔记》《爱莲广场记》《湘窖赋》和《胡曾赋》《蔡锷将军赋》等,其赋作清新晓畅、雅俗共赏。

杨子怡,1955年生,新邵县人。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华诗教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国际《诗经》学术研究会会员。早期师从傅治同,其诗词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曾获第三届华夏诗词大奖赛二等奖、广东省诗词大赛三等奖。著有诗词集《篱边虫语》《木雁斋诗赋选》等。

李争光,1938年生,邵阳县人。邵阳市诗词协会顾问,江西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该校学报编辑部主任。著有《歌词创作艺术》《宋词艺术论》《历代异体诗鉴赏》《王梓坤传》等。退休后回乡定居,撰写大量评论文章,推介邵阳当代诗词,为邵阳当代诗词走向全

◆思想者营地

快餐时代,我们该如何读书?

丁兆永

从古至今,爱书、惜书、读书都为世人所推崇,人们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增长本领,提升品位,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然而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应该读什么书?近日,偶得一书《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一堂读书课》,读来让我受益匪浅,茅塞顿开。

本书是四位当代文学大家:麦家、苏童、阿来、马家辉首度联袂,亲自写给年轻人的读书课。他们带来20本私藏书单,用他们半生阅读经验,为我们解读被他们翻阅无数次的世界经典名著。

如今智能手机充斥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碎片化阅读盛行,我们如何选择书单?马家辉建议,不妨从“史”读起。例如,若你选定经济学,也可以先读一两本经济学史,再去读经济学的分门论著。你选定了文学类别,先读一两本文学史,对作家和作品有个大概的宏观掌握,再去读原著。阿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读书观,他说:“我阅读是随时随地,只要有条件,是每天一定要进行的事情。甚至,如果哪天有事情,阅读计划没时间完成,我宁愿将正在进行的写作暂时放下,也要把书读好。坦白说,写作有的时候更像是本职行为,而阅读则主要是跟自我的灵魂有关。”

当今社会,人类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餐文化将步履匆忙的人们精神拉到最紧张的状态,偶尔的放松或许也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人心浮躁,无法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对此,苏童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好好读书,你首先要确保自己在读好的内容,即使是碎片化阅读,你也可以选择去读一些好的内容。碎片化阅读其实很适合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微信公众号文章等篇幅短小的题材和内容。关键在于你是否读到好的内容,你是否得到净化与收获。”而苏童眼里的“好好读书”,也是“深夜挑灯,在临睡前借助一次轻松的阅读,摸一摸这个世界,让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苏童还对年轻人提出了阅读建议:“我觉得读书可以处理孤单。在书中能够与很多人相处,与很多新的世界相依,你会有更多的发现。”

何为理想的阅读?理想的阅读,并不是“就书论书”,而是能够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四位作家并没有满足于作品呈现的书面意义,而是通过“旁系”阅读,对作家成长经历、作品创作背景,以及作品可能映照的社会现实等进行了深入打撈。正是因为通过对大量信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所以作家们总能“生成”更为特别的结晶。他们的阅读体验也告诉我们,经典名著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主要在于这些作品可以抵达人性的最深处,可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点。换言之,经典名著区别于普通作品的关键之处在于,其呈现的是一个更接近抵达事物本真的视角。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时间对于许多人而言似乎是个“稀缺品”。阅读需要时间,越是海量阅读,越是需要时间。越是刷屏时代,越应回到书本阅读。快餐文化盛行,功利阅读时代,阅读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因为阅读不仅可以带来快乐,更能够带来自我提升,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财富……

(据《中华读书报》)



邵阳北塔雪景 雷洪波 摄

◆学林漫录

“老顽童”黄永玉

计玉兰

有一次,白岩松去采访一位老艺术家,他一进门,就看到90岁的老先生在院子里摆弄他的跑车。

“老爷子,您都这岁数了还玩跑车”?白岩松惊讶地说。

“我不是老头子,我是90后。”老先生说完这些,随手拿出一幅取名《90岁那年》的自画像,在场的人都被这幅充满童趣的画像给逗乐了。这位以“90后”自居的艺术家就是黄永玉先生,在他的生命里,“玩”才是正经事。

1942年,18岁的黄永玉喜欢上了大家闺秀张梅溪。从小在艺术熏陶中成长的张梅溪,身边追求者众多。其中一位航空站工作的年轻人是黄永玉最大的情敌,他知道张梅溪喜欢骑马,就牵来一匹好马让她骑。可长相一般的穷小子黄永玉,根本租不起马。他第一次约见张梅溪时不知道说什么,磨蹭半天从口袋里摸出100斤粮票送给对方,可张梅溪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

黄永玉见这招不管用,想起当年父亲曾用小号吸引了母亲的目光。于是,他就做了个小号,每天守在张梅溪家门口,见她出门,黄永玉就开始吹小号。每次小号声都引起邻居们围观,但黄永玉不在乎这些,坚持吹了1个多月,终于把张梅溪的心给吹软了。从此,两人冲突重重阻碍,有情人终成眷属。

“文革”中,黄永玉被关进牛棚,精神和肉体饱受苦难,张梅溪心疼地哭了。黄永玉却还有兴致给她写情诗: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有十万年。张梅溪看后,破涕而笑。

在苦难中乐观生存的黄永玉老先生,既是一块美石,更是一块“顽”石。

曾经,有人告诉他,有人在沅江上游开了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水源。性格刚烈

国做出贡献。

1995年11月邵阳市诗词协会成立,至今先后召开了八次会员大会,市级以上会员发展到近1000人,全市有各级诗协会员4100多人;各县(市)区均成立了县一级的诗词组织,还辖有14个乡镇分会,市、县各级会刊出版200多辑。其中新邵县获得“中华诗词之乡”的殊荣,邵东县余田桥镇、新邵县潭溪镇、隆回县司门前镇被湖南省诗协授予“湖南诗词之乡”称号。2016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成功组织举办了纪念蔡锷将军去世100周年“松坡杯”全球诗词大赛等重要赛事,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邵阳104位诗人的作品入编《湖南当代诗词选(第三辑)》,居全省第二名;依托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建立邵阳市诗词文化图书馆,藏书3万册;2018年4月4日,洞口县雷海为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决赛中荣获冠军;10月16日,绥宁县被湖南省诗协授予“散曲之乡”称号。

邵阳诗词源远流长,屈原、王昌龄、陈与义等大诗人对邵阳诗词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明代以前,邵阳诗歌活动不算特别突出,唐代胡曾在诗歌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有明一代,诗人辈出,至清代,以“湘中五子”为代表的湖湘诗派和魏源山水诗的出现,使邵阳诗词在诗歌史上具有了开宗立派的重要影响。现当代诗人刘永济等承前启后,弦歌不绝。及改革开放后市诗词协会的成立,邵阳诗词进校园、进农村、进工厂、进机关、进社区,影响社会各个阶层,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正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新气象。

腊月是农历年中最后一个月。古代咏腊月的作品不计其数,从中可以探寻到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辞旧迎新的喜庆画面,以及迎春接福、人寿年丰的美好祈盼。古诗文中腊月里的风情,别有一番风味。

唐代韦元旦《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云:“灞浹长安恒近日,殷正腊月早迎新。池鱼戏叶仍含冻,宫女裁花已作春。向苑云疑承翠幄,入林风若起青蘋。年年斗柄东无限,愿把琼觞寿北辰。”腊月又称“春待月”,这是一幅帝都长安腊月迎春图。欧阳修《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咏每个月风物,其中腊月词道:“腊月年光如激浪,冻云欲折寒根向。谢女雪诗真绝唱,无比况,长堤柳絮飞来往。便好开尊夸酒量,酒阑莫遣笙歌放。此去青春都一饷,休怅望,瑶林即日堪寻访。”腊月年光如激浪,腊月风情俱在其中,堪称千古佳句。

腊月天地寒肃,朔风劲吹,让古代文人墨客情丝涌动。

唐代李中《腊中作》曰:“冬至虽云远,浑疑朔漠中。劲风吹大野,密雪翳高空。泉冻如顽石,人藏类蛰虫。豪家应不觉,兽炭满炉红。”呼啸的北风,鹅毛般的大雪,泉水冻成了石头,穷人像虫子般躲进茅屋里进入冬眠,只有富贵人家烤着炭火,享受着温馨滋美的生活。这算是古人腊月愤世篇。唐代姚合《咏雪》云:“愁云残腊下阳台,混却乾坤六出开。与月交光呈瑞色,共花争艳傍寒梅。飞随郢客歌声远,散逐宫娥舞袖回。其那知音不相见,剡溪乘兴为君来。”这是一幅腊月大雪图。岑参《冬夕》道:“浩汗霜风刮天地,温泉火井无生意。泽国龙蛇冻不伸,南山瘦柏消残翠。”大风夹杂着霜雪肆虐在天地之间,温泉火井旁边也了无生气,河海中的龙蛇也冻得不得伸展,连四季常青的松柏都褪去了绿色,显得消瘦了许多。边塞的腊月简直滴水成冰。

腊月梅花绽放,凌霜傲雪的铁骨,疏影横斜的劲枝,吐露暗香的花蕊,令古人心向往之。

唐代张谓《早梅》道:“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林村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白梅如雪似玉,不知是美还是雅。唐代李九龄《寒梅词》道:“霜梅先折岭头枝,万卉千花冻不知。留得和羹滋味在,任他风雪苦相欺。”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宋代程大昌《好事近》道:“腊月做生朝,只有南枝梅玉。此外后生桃李,未舒英吐馥。后园别自出神奇,现双松双竹。报道前堂琴瑟,俱长生厚福。”词中松竹梅岁寒三友献瑞,真是好事临近了。宋代洪适《生查子》道:“腊月到盘洲,寒重层冰结。试去探梅花,休把南枝折。顷刻暗同云,不觉红炉热。隐隐绿蓑翁,独钓寒江雪。”腊月踏雪寻梅,恐怕是古人必做之事。元代王冕《白梅》道:“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一朵朵鲜嫩的骨朵开得那么美,那么雅。

腊月的最后一天为除夕,又称除夜。除夜常有“五更分二年”之说,即在这一夜里,人们不仅要辞去旧岁,还要迎接新年。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农历新年称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象形字,象征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一日的开始。人们把“元”“旦”两字结合起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历代古人的守岁诗都有描绘人们彻夜不眠,辞旧迎新的过年景象。南北朝徐君倩《共内人夜坐守岁》刻画了一家人围炉守岁迎接新年的温馨场景:“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鬢钗重,为待晓光催。”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道:“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描写了皇宫守岁的盛况。苏轼《守岁》道:“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坐久灯落尽,起看北斗斜。”将除夕夜孩子们欢聚守岁的形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南宋范成大《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嫌钗带迫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卖。”除夕夜家人团团静坐,祈求神灵除灾降福,坐得久了,竟显出痴呆相来,只有顽皮的孩子们不肯安分,大街小巷地奔跑呼叫。

每逢佳节倍思亲,腊月使团圆的家庭充满了热闹欢乐的氛围,对于不能团聚的家庭来说,则充满难耐的相思。高适因飘泊在外,除夕不能与亲友团聚,忍不住发出“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的感叹。于是,就有熬年之说。唐代来鹄《除夜》道:“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除夕,对于一个被贬谪在外的孤独身影竟是那么的沉重,一夜相思,一年恩怨,在心中汹涌澎湃。唐代戎昱《桂州腊夜》道:“坐到三更尽,归仍万里赊。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抒发了诗人离乡万里,腊夜怀乡思归之情。宋代赵长卿《鹧鸪天》道:“宝篆龙煤烧欲残。细听铜漏已更阑。纱窗斜月移梅影,特地笼灯仔细看。幽梦断,旧盟寒。那时屈曲小屏山。风光得似而今不,肯把花枝作等闲。”腊月,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思乡曲。

古诗词中的腊月,经过了几千的沉淀与发酵,是那样的绚丽多彩。